

臺拓的東臺灣殖產興業與區域開發

文／林玉茹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、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）

臺灣東部的臺東廳和花蓮港廳，由於自然和人文條件不佳，一直處於臺灣政治、經濟邊區的位置。日本統治初期，臺灣總督府忙於鞏固政權，自然無暇顧及，而對該地採取特殊化，放任私人企業經營的區域政策。

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，殖民政府試圖以人口稀少的東部作為日本母國移民的基地，卻旋即失敗，只好再度放任在地日本私人企業經營。大正末年以後，總督府嘗試以國家力量開發東部，但由於經費有限與執行困難，常常在具體調查之後無疾而終。

臺灣總督府在東臺灣的經營，顯然基於投資報酬率的殖民治理性，對於是否積極開發邊區的東部猶豫不決，反映日本殖民主義的另一面貌。直到1930年代，準戰和戰爭時期，日本帝國圈內資

源有限，長期依賴外國原料，又為了因應帝國不斷過度擴張，必須極力籌備軍需資源，不容資源閒置，殖民地邊區的開發成為必要。

國策會社在東臺灣的拓殖方針

由於東臺灣可栽植日本紡織工業亟需的海島棉，又比西部適合栽培熱帶作物，以及擁有廣大官有未墾林野地，臺灣總督府與1936年甫成立的國策會社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」（以下簡稱臺拓），決意優先在該地推行熱帶栽培業。1937年7月，臺拓首先在臺東廳設置出張所（辦事處），以農林和移民事業為重點。

臺拓在東部的經營策略，隨著日本帝國戰略的變化，大概分成前後兩個階段；又因地域資源不等，有明顯的空間布局差異。

創社初期，臺東廳荒地最多，更適合栽植軍需熱帶作物，且擁有優良的品種和東部唯一的農產試驗場，又是山地開發重地，被臺拓規劃為熱帶栽培業試驗地，投資或新設「臺東興發」、「臺灣棉花」及「星規那」三個拓殖型會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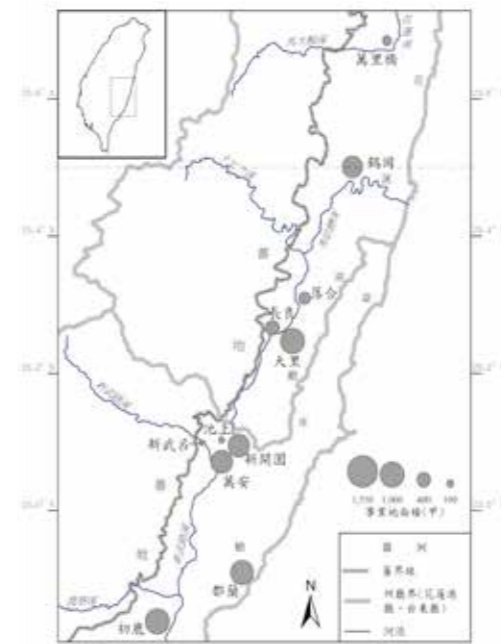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，臺東興發株式會社是臺拓在東部第一個設立的拓殖型會社，由在地日本企業家出資，臺拓採培養和投資模式支援；該社以協調東部勞力為事業重點，特別依賴地方廳給予的特權分配原住民勞力。

為了配合以農林為重的事業方針與及早獲得成效，東部機構初創時從所長至基層職員，主要來自地方政府的產業技術官僚，「現地採用」主義明顯；出張所組織沿用官方編制，充分展現臺拓邊區組織的官方依存色彩。

臺東廳國策作物栽植與產業發展

臺拓在臺東廳的開墾事業雖然以開荒優先，但是初期計畫大半墾成地必須栽種棉花、苧麻、蓖麻、黃麻等國策作物，以軍需熱帶作物栽培為重心的傾向極顯著。栽培事業則完全配合帝國和總督府戰時農業增產政策，戰略價值更高，且隨時局轉變而調整栽培作物。

最初不斷嘗試各種南洋原產、非臺



▲臺拓在東臺灣的事業地分布圖。（繪圖／楊森豪）

灣原生的軍需新作物；戰爭末期，除了苧麻之外，大部分的國策作物栽植並不順利，加以決戰時期以竭盡資源為目標，立刻放棄栽培成效不佳或是於時局無補的作物，轉而改以臺灣旱地或山坡地適作的原生物為優先。

另一方面，東部事業地均位於邊際的河川荒廢地、淺山丘陵地及山地地帶，遂隱含戰時體制下因國防資源開

發與生產力擴充，殖民地邊際土地的全面利用與擴展，國策性顯然比營利性來得高。

為了全面開發東臺灣，臺拓一反過去殖民政府為滿足帝國中央殖民想像的「內地化東臺」構想，直接自西部引入漢人來擔綱開荒和軍需指定作物栽培的任務。之所以引進本島人移民，則因內地人移民栽植成效始終不佳，本島人移民卻較成功，且更熟悉熱帶作物栽植。本島人移民因是棉花和苧麻等國策作物的栽植主力，臺拓以各項補助和低廉租金吸引移民永住，在持續推行下，短短不到十年成果斐然，是東部移民史上最大規模的集團移民。

1940年，臺拓東部資深所長和職員逐漸被調到華南、南洋地區的新設事務所，或是本社南方部門任職，南洋相



▲左圖為臺拓臺東出張所；右圖為臺拓臺東蕃地事業地與世居的布農族。（圖片出處／櫻田三郎，《事業概觀》，1940年）



▲左圖為臺灣棉花株式會社臺東工場及宿舍；右圖為知本的金雞納樹苗圃園。（圖片出處／櫻田三郎，《事業概觀》，1940年）

關社員也到東臺灣作短期訓練，顯現東部機構是臺拓南進農墾人力資源的培植所。首任臺東出張所所長後藤北面，並將東臺灣的熱帶栽培模式幾乎完全複製到海南島和南洋地區。位於臺東的星規那會社，更成為臺拓金雞納樹事業的指揮中心，統籌世界最大的金雞納樹產地爪哇的事業。

東部開發顯然需要國家或是日本內地大資本挹注。相對的，臺拓以全額或高額投資、設立子會社形式，直接或漸進的掌控臺灣棉花會社和星規那會社的經營權，主導臺灣、華南及南洋地區棉花和金雞納樹事業的發展。

不過，臺灣棉花原本企圖以發展東部高級的海島棉為目標，卻功敗垂成；金雞納樹事業則相當成功，東部成為帝國圈內最早，也是最重要的生產重鎮；星規那會社更配合日本帝國南進的腳步，統籌海外金雞納樹事業的生產和營運。至於最早成立的臺東興發，在終戰前已倒閉。

花蓮港廳工礦業發展與重工業化

配合日本帝國軍需重工業急遽擴張，花蓮港廳作為臺拓東部工礦業中心

的位置逐漸顯現，加以廳內苧麻業發展順利，「重花蓮、輕臺東」的現象也日趨顯著。

殖民政府企圖以花蓮港廳作為東部工業化基地，關鍵是1939年完成的花蓮建港工程，可以將南洋原料運到東臺灣製造。

配合帝國中央和殖民政府的生產力擴充計劃，臺拓先後投資或新設四大重工業會社：製造鎳輕金屬的「東邦金屬」、生產尿素石膏肥料的「新興窒素」、採掘金礦的「臺灣產金」，以及生產日本帝國圈內唯一石綿製品的「臺灣石綿」。其中，臺灣產金最初被列入重點企業，決戰時期因銅礦比金礦生產更重要，遭解散。

臺拓東部工礦業的發展，充分展現戰時臺灣工業化在日本帝國戰略布局中的計劃性和統制性。由此看來，臺拓仍是帝國的「戰爭機器」，戰時為了達到日本帝國圈內的自給自足，殖民地產業發展幾乎與日本同一軌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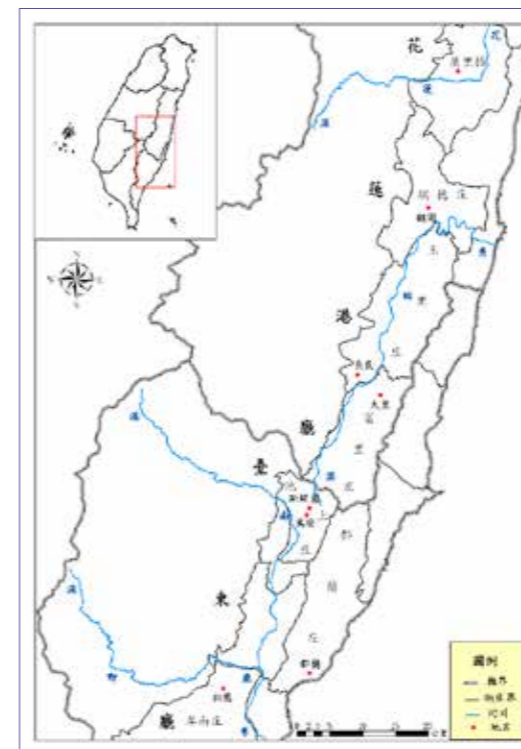
基於臺灣站在帝國最南端的地緣政治位置，工業化具有直接利用南洋原料的特殊意義，臺拓的產業戰略布局也受

到日本帝國擴張圈的影響，一反過去殖民地邊區的後進性，東部首度進行與臺灣西部幾乎同步的重工業化。一方面，具有從殖民母國移植資本、技術、設備及制度的移植型工業化特徵；另一方面，太平洋戰爭之後，日本無法取得歐美最新技術，這些新興重工業也因其獨特性而在臺灣現地研發和再創造。

殖民地邊區改造與產業空間重塑

1930年代中葉，臺拓在臺灣東部的經營開發，無疑是對從來位於殖民地邊區的東臺灣投下震撼彈，對該地的影響不但比臺灣其他地區來得顯著，而且大抵達成總督府和臺拓改造邊區的初衷。

在臺拓帶頭下，熱帶栽培業和軍需重工業的勃興，成功的引入日本內地



▲臺拓在東臺灣的移民事業地。（繪圖／楊森豪）

大企業來該地發展，資本規模動輒以百萬圓、千萬圓計。另一方面，戰爭時期進駐花蓮港廳的工礦業會社，不僅合作開發東部地區的水力發電，而且帶來現代化的企業經營模式及技術，奠定了戰後花蓮工業化的基礎。

邊際地區成為新興熱帶農業的新天地，景觀大為改變，連原住民也嘗試進行熱帶作物栽培，「臺拓地」一詞更成為1990年代以前東部淺山丘陵地的重要表徵。

新興企業因為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與生機，吸引自由移民移入，導致東部人口遽增近兩倍，並出現不少新聚落。臺東街也因為新興熱帶企業進駐，建設一新，規模擴大，往產業都市發展；花蓮港市則是戰爭時局下全新打造的工業都市，既出現臺灣第二個臨港工業區，又取代臺東街成為東部的區域中心，奠定了日治末期至戰後花蓮市的地位。

結語

作為帝國和總督府代理的國策會社臺拓，銜命改造殖民地邊區，並按照地域資源差異，展開東部產業空間的重塑，自此形成「農業臺東，工業花蓮」產業異途發展之意象，使臺東廳成為軍需熱帶農業試驗地，花蓮港廳則成為東部的工礦業基地。

東臺灣不僅在帝國整體戰略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，臺拓更將其熱帶栽培經驗進一步複製和移植至華南、南洋，充分反映位居熱帶地區的臺灣在日本帝國位置中的特殊性。☞